

《尘封十三载》口碑持续走高

由陈建斌、陈晓主演的悬疑网剧《尘封十三载》一上线就备受观众好评,剧集开播不到一周,豆瓣评分7.9分,评分至今已攀升至8.1分,并在持续上升。

该剧以1997年一桩悬案入手,讲述悬案凶手疑似在13年后行踪复现,疑点重生的案件让卫峥嵘(陈建斌饰)和陆行知(陈晓饰)这对刑警师徒再次携手追查真凶。扎实的剧情推进,饱满的人物塑造,还有创新的双时间叙事结构,师徒合理破案的人文关怀,这些元素的集合与彼此交织,让该剧一举拉高了国产悬疑剧的水准。

剧中塑造了一对典型的刑警师徒,刑警老卫的大背头形象一出现,就让不少观众“梦回《三叉戟》”。年轻警察陆行知13年前刚入刑警队就成为了老卫的跟班,他的理论派与老卫的行动派形成了鲜明对比,两人一文一武、一静一动。虽然陆行知总是无知者无畏地对侦查方向提出异议,面对局长都要脾气的老卫看似嘴硬,但还是愿意听取年轻人的建议。该剧复原了时代局限下上世纪末刑侦手段的匮乏,只能依

赖较为原始的走访和摸排查案,因缺少DNA分析等先进技术手段助力,导致当年的凶案成为了悬案。

这部剧采用的双时间交叉叙事,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。13年后成为刑警队长的陆行知,可以借助天网调取实时路面监控,也能有大量的物证辅助侦查,新的技术背景协助悬案的侦破。时间的对比也为该剧的叙事提供了更多的厚重感,当年意气风发的查案高手老卫,13年后沦为了派出所里的图书管理员,而接班的陆行知成了队长,“靠边站”的师傅让他始终挂怀。

这种被凶案改变了人生轨迹的春秋笔法,更为直观地展示了刑警的职业困境,也为该剧增加了动人的烟火气。

此外,扎实的悬疑故事线是《尘封十三载》收获大量好评的关键。这些年国产悬疑剧创作了不少,但更多剧集都关注技法的提升和题材的扩展,堆砌各种非悬疑因素,婚恋家庭、社会问题乃至反黑问题都加入到悬疑剧的内容体系中。悬疑剧核心的推理和破案却常常被无厘头的逻辑带偏,让这个类型并没有往专一、精深的路线拓



展,反而显得贪多贪全,丢失了自身固有的优势。

《尘封十三载》回归了悬疑剧的本质,剧中出现的一个个犯罪嫌疑人自身就带有社会问题的背景,但剧情不做过度渲染,只讲出这些人物和故事就点到即止。该剧没有只讲故事而不刻画人物,也没有按照俗套的话题剧模式去套一个个的公式化人物,让创作回归悬疑剧自身属性,尊重题材特点和艺术规律,自然得到观众热烈的回应。

据网易娱乐



长安道

为破获一起大型国宝失窃案,身为刑警的赵红雨,为了调查亲生父亲万正纲的现任妻子林白玉,在搭档邵宽城的掩护之下,到其身边卧底。就在案件得以水落石出之时,这批国家宝藏竟在警察的严密监控下不翼而飞,林白玉也突然失踪,身为历史学教授的万正纲遭到警察怀疑。作为女儿的赵红雨决心找父亲探询真相,却不料陷入一场更大的危机。是夫妻反目成仇引发的悲剧?还是父女冰释前嫌时突遇袭击?在邵宽城的调查下,随着真相浮出水面的,是一场真正关于人性的博弈……

中央电视台(六套)20:00播出

今日看点

一起音乐吧

人生的每一个片段都是一个乐章,许是欢快与忧伤,许是深沉与激昂,道不尽人生种种,却也尽在音符之中。本期主题:一首歌的记忆,您将听

中央电视台(十五套)19:30播出

到:《一切都值得》《喜欢两个人》《追梦赤子心》等好听的歌曲,节目邀请了赵骏、丁克森、王紫格一起来聊一聊那些人生路上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歌。

今天我当“兵”(第三季)

中央电视台(七套)20:45播出

节目在全国遴选8位13至17岁的青少年,走进陆军第81集团军某合成旅,与部队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,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。通过装甲步兵、反

坦克导弹兵、侦察兵、炊事兵4个兵种近50个军事课目的训练,提高国防素养;依托部队红色资源普及国防历史知识,厚植家国情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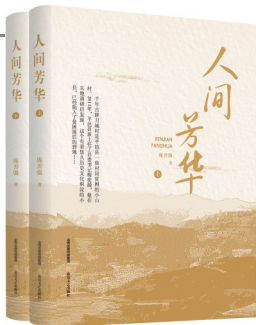
法律讲堂

中央电视台(十二套)18:50播出

争“地盘”惹出祸 通过两例因争抢地盘引发的案件,分别介绍公

共秩序和寻衅滋事罪等相关法律知识点。

连载



8

人间芳华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庞善强 著

“这位小伙子是谁?”

“我们村的实孩儿,大名叫陈志远。”马文涛看着眼前敦实腼腆的陈志远点了点头。“噢,看上去是个憨实的好小伙,谢谢你们。”

“唉,可惜这孩子的命很苦。”陈春山说。

“春山叔!”陈志远嗔怪地喊了一句,他的脸瞬间绯红。

陈春山边干活儿边说:“好好好,叔明白你的心思,不说了。我们赶快把这车弄出来,回去后还有要紧的事情要做。”

“什么事这么急?”马文涛问。

“刚才听实孩儿说,我们本家的木根老人昨天晚上自杀了。他是个老光棍儿,我们回去后还得安顿给他打墓的事情。”

马文涛顿时一惊:“他怎么会自杀了?”

“唉,这苦日子熬盼不下去了。”陈春山说,“木根是村里的一个老好人,他父母在‘大跃进’时就先后去世,那时他才8岁,靠姐姐拉扯长大的。姐姐出嫁后,他便一个人独自过日子,无依无靠,家里又穷得叮当响,所以一直没有娶上媳妇。四年前,村里的富生娘实在无力种地了,但又不舍得抛下那地,富生娘便与木根一起搭伴过日子了,木根这才算有了一个像样的家。木根对富生娘特别好,两人老来作伴相互间有了依靠。没想到去年夏天,富生娘去磨坊脱米,不小心被脱米机绞下了一只脚,差点因此丢了命。富生将他娘接到了城里医治,从此再没有回来。木根失去了那个合伙过日子的家,一下子病倒了,却又没钱看病,后来他的病情时好时坏,直到昨夜他自己勒脖子死了。”

“真是苦命的老人。”于强说着话瞥了马文涛一眼,却见他满脸是凝重的神情。

静默少许,马文涛说:“我刚调来时,到月城村了解工作情况,听村支书说,你们村有20多名党员,是真的吗?”

“改革开放前村里的确有20多个党员,后来有几个去世了,一部分又外出谋生,现在留守在村里的只有七八个党员。要不是马书记问起这事,我都快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党员。”陈春山歉意地说。

“你是村支部委员吗?”

陈春山自嘲似的挂了一层浅浅的笑:“我们村是村支书一个人说了算,这些年村里没有吸纳过一个新党员,也从来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党务工作,更别说什么支部委员。”

马文涛不禁瞪大了眼睛,他没有想到月城村基层一级的党支部竟然彻底涣散了。

此时,陈志远用钢钎将卡在车底盘的砂石掏了出来,陈春山将小车轮陷进去的沟槽刨出了一个斜坡,然后众人 and 老牛一起合力,将那车子拉了出来。

月城村像是倒伏在山口间的一个葫芦,风从葫芦口畅通无阻地灌了进去,整

个村便被风吹得呜呜响。马文涛看着眼前风尘迷蒙中破落衰败的村庄,不由得又皱紧了眉头。村委会的门上落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锁,大门口没有村委会任何标志性的牌子。贾为民急忙给村支书孙财旺和村长吴进各打了一个电话,工夫不大一个40左右体态壮硕的人赶了过来。

“财旺,你这是又飘到哪里去了?马书记找你有事。”贾为民说。

“噢,马书记来了。村里死了一个老人,是个光棍,我忙着安顿他的后事哩。”孙财旺边说边四下里看看,“这吴进死到哪里去了,我给他打个电话。”

“别打了,我刚才已经和他联系了,他说正在生病。”贾为民说。

“他就是头架不起车轱的老驴,一天到晚净出毛病。”孙财旺一边发牢骚一边打开锁子,将马文涛一行请进屋内,却见屋内乱糟糟地堆放着一些物品,墙壁有几处泥皮脱落,桌子上有几个黄桃罐头瓶。一只花猫受到惊吓,“吱溜”一下钻进了杂物中。孙财旺将桌子上的空罐头瓶放在墙角,然后捡起一张皱巴巴的报纸,甩手“啪啪啪”几下打掉桌子和椅子上的尘土。